

我的 铁窗 生涯

Wode
Tiechuang
Shengya

沈立行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我的铁窗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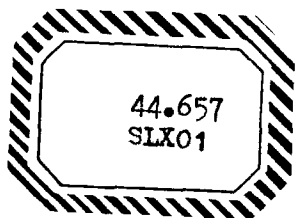
ISBN 7-5426-1048-1



9 787542 610485 >



663930



我的铁窗生涯

沈立行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我的铁窗生涯

著 者 / 沈立行

特约编辑 / 董 任

责任编辑 / 冯芝祥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责任制作 / 沈 鹰

责任校对 / 辛 然

出 版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制 版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装 订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9.125

印 数 / 1—6000

ISBN7-5426-1048-1

I·140 定价:15.00 元

代 序

读了沈立行同志写的《铁窗生涯 20 年》，我觉得这是部好作品。读了之后，可以了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狱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提到监狱，人们自然会有种可怖的感觉。我曾两次坐过国民党监狱，一次“四人帮”监狱，同样有此感觉。可是读了《铁窗生涯 20 年》，却舒了一口气。有人问作者，你尽说好话，涂脂抹粉，难道就没有阴暗的东西吗？作者回答：“监狱本身就是大墙内阴暗的东西。但这是和社会的光明面相对来说的。监狱的责任，就是化阴暗为光明，化消极为积极嘛！”作者还说：“朋友如果还是不信，那你就自己拿个介绍信，亲自去一趟吧。”

作品的寓意是很深的。作者因受冤案株连，被关了 20 年。痛定思痛，不能不说是恶梦一场；但是他说，“我失去的够多了，但得到的也不少，而且是常人所得不到的。就以本书而言，就是我得到的收获。不吃官司，怎能落笔”。

作者很多题目从入狱以后、初审的风波、吃饭问题，写到监狱的春夏秋冬，又从思想改造、和死囚在一起写到特赦、释放之日。本来已经刑满释放了，又遇“文化大革命”，于是又加监内批斗、“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三中全会”后的监狱等章节。

我是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书中每一个题目都有一个故

事，故事颇吸引人，文字更吸引人。这是另一个世界呵；这里确实是个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有各自的表演。从整部作品来说，除“文化大革命”那一段非常时期里的一位军代表而外，管教人员都体现了党的改造人、教育人的政策。至于其中有些曲折，有些波浪，有些S形的路则是难免的。人有好恶之分，物以相类而聚，但党的“思想改造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始终没有偏离。监狱中坏的人有，坏的事有，甚至坏的干部也有，那是自然规律，但这一切都不是主流。

就拿书中提到的“橡皮牢间”来说，仍然体现了这个方针。“橡皮牢间”是帝国主义留下的“狱中之狱”。犯人关进去，就叫你“生不得，死不得”。那四角方方的一间，像老式电梯那么大，地板、墙壁、大门、房顶都是厚厚的橡皮，内部装有弹簧。房门很厚，上面有个小方孔，可以向内张望。里面装有一盏十五支光的电灯和防爆铁罩，白天不开灯，永远一片漆黑；晚上也只是有一丝淡淡的红光而已。

对此橡皮牢间，我们的监狱几乎不用，平时拿它作为堆物的仓库。只有问题严重而又有自杀企图的犯人，才万不得已应用一次。这地方现在还保留，不过像上海“蕃瓜弄”的“滚地龙”那样，成为旧日历史的见证，教育青年的好教材了。有些大学、中学和外地来参观的团体，前来参观“橡皮牢间”和解放后已不用的“绞刑间”，这可以让大家看看帝国主义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

而今的提篮桥监狱呢？打人已经没有，骂人也没有，就是干部发发脾气，回头还要检讨。

犯人吃什么菜，是很有讲究的，既要不过标准，又要满足人体需要的蛋白质和热量。因此，菜单是专门由负责营养的医

生安排批准的。早晨一般是酱菜和红乳腐，偶尔也有咸蛋和肉松，中晚饭则天天有豆制品，荤菜主要是鱼肉等类，鱼大多是油余鱼，肉则是四喜肉，炒蛋和什锦也常供给。

监狱还办有《劳改报》。采访、写稿、编辑和校对都是犯人自己担任，属监狱管教科领导。其中有一件事，社会上听来是不会相信的：犯人写稿，可拿稿费。

给犯人看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好几位年轻的女医生也不理造反派那个大印。不管是什么犯人，她们都一律认真医治。作者问过一位医生：“你见我不害怕吗？”“医生的责任是替人治病，你是人，当然要看，我不管什么图章。”医生温和地回答。作者为此暗暗祝告：“多么可贵的、像金子般的良心呵！”

现在，“三中全会”后的监狱，犯人每月可拿津贴，女犯人还有卫生费。上学、上班的，每个季度评奖一次。

狱中的商店蛮有气派，服务员、顾客都是犯人。店堂里有橱窗，有柜台，还有专卖冷饮的大冰箱。

今日监狱的雄心壮志，是要将“刑期”变“学期”，牢房变课堂。但犯人刑期长短不一，所以要分秒必争，才能快出人才。犯人家属，对此是万分感动的。一位犯人大学生的妻子来信说：“自从得知你上大专班那天起，我就好像看见了一颗希望的星。我名正言顺地对孩子说：‘爸爸在上大学，在读书！’”

这里，我且不说我年前去参观过的狱中画展，听见过的音乐会，以及我同一个快要出狱的犯人的谈话。那个犯人出狱后，告诉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曾给我来信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

这不都证明我们党和政府改造犯人政策的威力吗？好多

犯人都是看了末代皇帝的改造而加速自己的改造的。

普及法律宣传，一定要同执法宣传结合起来。既打击一切犯法者，又改造这些犯法者，使他们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特征。

感谢《铁窗生涯 20 年》的作者，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好的作品，也给我们提供了一部进行普法教育的好教材。希望广大读者都能读一读，大家将因此受到一定的教益和艺术的享受。

作者被关了 20 年，所以能写出这样感人的作品。除了作者所体验的生活外，他还信奉雨果说的：“除非绝望，就是希望，希望是一切的源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就是为他和一切被关押的犯人提供这种希望的。

陈 沂

（编者注：上文原载 1987 年 8 月 3 日的《上海法制报》。本书的部分章节以前曾在杂志上刊出过，题目为《铁窗生涯 20 年》，陈沂同志的序中用的是原题名。）

开 场 白

1955年初，我遭受一起冤案的株连，入狱20年。出狱后，我写了这本小书——《我的铁窗生涯》。

在这起冤案中，我只是个小的又小的“小八拉子”，但一入此案，在劫难逃，1955年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关了20年才出狱，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前后总共26年！如果将10岁以前作为童年，这个折腾坎坷的26年岁月，几乎占去了我生命的三分之一强，而且是一生的黄金岁月。因此，我的一生像根甘蔗，砍去的是中段，留下的是两头，正应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句话了。我这似乎应该有所作为的“中段”年华，就这样随着历史长河流逝了，连一个泡沫也没有留下。每想及此，总会有叹息和眼泪，但更多的时候，却反而是庆幸和欢喜。这不是梦呓吧？不，且让我慢慢道来。

我是个嘴巴没遮拦的人，上自宇宙之大，下到苍蝇之微，都会滔滔不绝，议论一通。像我这样一个人，即使万幸逃过1955年，又怎样能避开1957年的反右呢？只要一站在“右”边，绝大多数也是起码20年。风华正茂的年龄进去，等平反时早已是花甲古稀的老人了。有些科技精英，都有这种遭遇，以致中国一度出现了人才的断裂层。如此一比，我不能不心平气和了。1955年和1957年，只差两年，在动不动就是20年的情况下，两年又算得什么呢？

说句良心话，即使我有飞天遁地之术，未入反右劫难，但

岂能混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祸！掘地三尺，也是要把我这个旧社会的“无冕皇帝”挖出来的。“文革”时我如果在大墙外面，少不得是个挂牌批斗、请罪下跪的“牛鬼蛇神”。以我的个性和最低的自尊心来说，大概早已自杀上路了，但我却沾了那起冤案的光，因祸得福，苦中作乐，在一片武斗的上海，我倒蹲在大墙内的“防空洞”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平安生活。1968年“文革”高潮时，我已刑满，每天土烧酒四两，八分钱的“生产牌”香烟两包，也算是逍遥法外、醉生梦死了。想到这里，我这被砍去的“中段”，似乎还真值得怀念和留恋呢！

此外，在这大好的“中段”年华中，我也不能说完全白过。做了不少事，也得到了许多大墙外无法得到的东西。例如，我碰到过一些“珍稀动物”——大汉奸，听了许多日、汪的政治野史，以致我平反后竟然埋头研究二战史和敌伪史来，写了不少文章，把自己弄成个“半瓶醋”的日、汪史“专家”了。我在大墙内还精心通读了俄文原版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书。一张18世纪的俄国菜单，就够我推敲研究七八天的，这在外面根本办不到，哪来这么多时间呀！这些原版书上我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注解，还记了卡片，幻想以后编一本《俄华文学词汇》。可惜在“斗私批修”中不得不全部上缴，多年心血，化为泡影。我还翻译过几十万字的俄文科技资料，至少可供人参考。这些事综合在一起，我才感到虽说自己吃了这么多年官司，却并未全部浪费了生命和时间。

这样一想，苦恼常常得以抵消。但26年的烙印毕竟太深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要完全抹平是不可能的。十几年来，我时常做恶梦，就大都是监狱内情景的重现：有时思想不通，在梦中自杀了；有时在铁窗内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跳崖了；有时

被别人指着鼻子骂“老反”(老反革命);有时是在大墙内和亲人团聚;……陆离光怪,不一而足。时至今日,几十年过去了,但这种恶梦仍然不断出现,大概要到头南脚北、双腿挺直时,才能停止的吧。

这本小书是以歌颂党的劳改政策为主的。已经读过片段的朋友说:“把监狱写得这么好,连我也想去试试了。”但我实在不是故意捧人,我的确没有碰到过打人用刑等事情,骂人那是少不了有的。也许因为我20年一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缘故吧,这是劳改机关的一个窗口,不得不文明些。在干部中间,如何对待犯人,政策性很强。要给非常捣蛋的犯人关一天禁闭,也是要层层上报,经过批准的。别看干部穿着警服,挺神气,但决不敢乱来。听说外地有的看守所和监狱,干部唆使犯人打犯人,尤其是在“文革”期间。虽是听说,但我相信会有的,只是我确实没有亲眼目睹。也有朋友说:“你把监狱写得太好了,难道就没有一点阴暗面吗?”在芸芸众生的社会中,监狱本身就是个阴暗面,高墙铁窗,都是灰蒙蒙的。要说阴暗面中的阴暗面,自然也是有的,即使鸡蛋里挑骨头似的写了出来,对读者也无益处。

26年的漫长过程,要说我一点没有遗憾,那是假的。最使我铭心刻骨难受的,就是剥夺了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权利。我是个非常喜欢跋山涉水的人,缭绕的云山雾峰,可以叫我醉倒。但整整26年,只能坐井观天,不得越雷池一步。平反后,80年代给我抢回了一些,匆匆跑了不少景点,连湖南张家界也“到此一游”了。但大部分地方,还是没有去,因为我从90年代起百病丛生,难以外出了,至今更为厉害。现在这篇小文,就是带病写的,全书则多年前就写好了,要是现在,我已写不

出来。我真想去四川九寨沟和河南鸡公山啊，机会是有的，好几次笔会都可去，但我却只能放弃，唯有期诸来生了。读万卷书的想望，也早已破灭。26年时间可读的书，即使一目十行，也已经无法赶上，等投胎转世后再说吧。而26年中到底能“爬”多少“格子”，就更无从谈起了。此外，我的心脏病，就是70年代初在大墙里折腾后引发的，今后恐怕少不得要了我的命。每想及此，也唯有喟然长叹而已。但是，只要一想到“反右”和“文革”两关我总算逃过了，一切遗憾就会立即消失。遗憾什么？躲得过初一逃不了十五，我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吗？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出版社和编辑部的同志，让我能够出版这本小书，在我行将就木之年，了却心愿。我从内心迸出两个字：谢谢！

这篇小文不是序，只是自说自话写几句开场白。序文另外有的，那是老同志陈沂所写。我不认识陈老。那是本书的部分章节，曾在解放日报社的《连载小说》上刊过。陈沂同志看后，立即在《上海法制报》上写了一篇长文介绍。后来通过朋友联系，陈老同意以该文代序。所以，我并不是拉名人来抬高自己的，也算立此存照。

此外，还要说明一下。书名虽然是《我的铁窗生涯》，实际上我是写了蒙冤全过程26年，直到平反为止，像是港台电视剧中的“大结局”了。我在80年代初平反，后来又办了离休，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还聘我为馆员。所以，我虽已是望八之年，身体十分不好，但晚年生活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是过得十分幸福和充实的。

作者 1997年8月5日于两头斋

目 录

代序.....	陈 沂(1)
开场白.....	(1)
一、入狱前后	(1)
二、初审的风波	(5)
三、看守所的日常生活.....	(10)
四、吃鱼的趣话.....	(14)
五、看病的惊险镜头.....	(16)
六、一个白俄老头.....	(21)
七、“Sixty-two”	(25)
八、捣蛋的杰克.....	(29)
九、吃饭问题.....	(31)
十、消灭虱子的战斗.....	(36)
十一、每月的接见.....	(39)
十二、监狱的春夏秋冬.....	(45)
十三、判决前后.....	(50)
十四、起解·服刑.....	(58)
十五、思想改造.....	(62)
十六、“大跃进”.....	(67)
十七、1960年春节	(72)
十八、和死囚在一起.....	(75)

十九、特赦.....	(97)
二十、“小报告”的功罪	(103)
二十一、怪人·好人·坏人	(109)
二十二、“监嘴”和“鬼怪”	(115)
二十三、一群“珍稀动物”	(119)
二十四、橡皮牢监	(137)
二十五、《劳改报》	(142)
二十六、“优势战争”	(145)
二十七、“厂员”	(151)
二十八、“厂员”成亲难	(156)
二十九、三年自然灾害	(163)
三十、应变的时刻	(171)
三十一、犯人参观	(176)
三十二、犯人“四清”	(180)
三十三、暴风雨到来的前夕	(186)
三十四、初见《语录》	(192)
三十五、释放	(197)
三十六、大字报	(202)
三十七、“四类分子”	(206)
三十八、监内批斗	(213)
三十九、一次火灾	(222)
四十、“文化大革命”后期	(225)
四十一、折腾人的“三查”	(229)
四十二、忧郁·厌世及其他	(236)
四十三、1975 年年底	(242)
四十四、摘帽后的奇遇	(246)

四十五、两个“凡是”·还要靠边	(259)
四十六、平反前后·再找老伴	(266)
四十七、“三中全会”后的监狱	(273)

一 入狱前后

1955年初春，我因受一起冤案株连而被捕。

那是元宵节后的晚上，漫漫长夜，春雪纷飞。我刚从弄口小店买了香烟，正点燃一支的时候，身边来了两个穿雨衣的人，问了我的姓名，就颇为客气地将我“请”到路对面的吉普车上去了。我坐在后座中间。那穿雨衣的人打开手电，给我看一张小小的字条，低声说：

“你被捕了！这是‘逮捕证’。自重一点，我们不上铐。”

我向那张纸本能地看了一眼。灯光昏暗，除了一颗红色的大印外，什么也没有看清。

说来也真奇怪，尽管我自命为唯物论者，但有些现象，至今茫然不解。譬如，人间到底有没有“预兆”？我不相信，但又确实在我被捕前的一天遇到过，就算是勉强的巧合吧。

我被捕前，没有得到任何“启发”和“暗示”。我心宽体胖，万事如意。奇怪的是，吃过元宵节的晚饭，我就烦躁不安，坐立不宁。入睡以后，午夜突然惊醒，身子蹦得老高，出了一身冷汗。我推推妻子说：

“今天有不少事，很是奇怪，无法解释。万一我碰到什么不幸的事，望你安下心来，扶儿育女，照往常一样过日子。”

妻子揉揉睡眼，没好气地说：

“神经病！你在说梦话吧？尽是胡言乱语！”

她根本不当一回事，翻身又呼呼入睡了；我则失眠良久，迷迷糊糊地直至破晓。想不到第二天我就被捕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血来潮”吧！

车辆南行，我知道是去南车站路看守所。这可是一块凶地呀！一路如坐针毡，内心忐忑。到了看守所，果然受到了一场不平常的接待：衣袋里的东西统统被掏出来；裤带被迫抽掉，大约是防我上吊自杀；刚买的两包香烟被撕得粉碎，扔进垃圾箱，抄身的警察倒并未“顺手牵羊。”

我身上还有不少钞票、支票和手表等东西，在台子上放了一小堆。警察说：

“这些东西怎么办？”我语无伦次地回答：

“人已经到了这里，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呢？随便吧。”

我犯了一个错误：除支票外，这些东西其实都对我极有用处。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你不要，给你送回家去。”警察边理钞票边说。

然后，他们就让我盖了手印。这手印是十个指头全要盖的。犯人为这起了个雅号：“弹钢琴”。任何犯人一进监狱，第一件事就是“弹钢琴”。有时为了办案需要，也单独叫犯人出去验证手印。当他回监狱后，大家相问，回答总是轻快的：

“没事，‘弹钢琴’。”

这种说法，幽默而新鲜。我在入狱前从未听说过。

盖完手印，对我说来，已是“换了人间”，从此进入另一个世界了。我两手拎着裤子，跟警察走过阴暗的走廊，进了牢房。

通宵失眠，那是理所当然的。我躺在地板上，虽有两条棉被，但仍感寒气袭人，周围则充满着神秘的气氛。百无聊赖，我就思考着为何捕我，今后家中会怎样，明天又如何解决裤带问